海岛苦少年

1892年8月10日,张云逸出生于海南岛东北文昌县上僚村。这个小村庄距文昌只有约5公里,是一个山青水秀、富饶美丽的地方。

按照张氏家谱,云逸属于“运”字辈,幼时取名运镒,乳名益友。稍长大一点,他又用过张胜之的名字。参加革命后,他根据广东话“运镒”二字的谐音,改名张云逸。

张家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,祖祖辈辈给地主打长工。张云逸的父亲张璟琚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农民,会干各种农活。在农忙季节,他除了种好自己的庄稼以外,常常主动地、无偿地帮助村里的农民兄弟犁田、耙田及干别的农活。由于他熟练的劳动技能和待人厚道、乐于助人的好品德,使他赢得了上僚村农民们的尊敬和爱戴。张云逸的母亲邢氏勤劳俭朴,心地善良。她除了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农田劳动之外,在家里还要承担做饭织布、缝补衣服等繁重的家务劳动,张璟琚和邢氏勤劳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朴实和关心他人的美德对幼年的张云逸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璟琚和邢氏共有6个孩子。全家只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点坡地。为了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,他们除了耕种自己的田地外，还租种别人的一些田地。由于人口多，土地少，劳动力不足和地主阶级的酷残压迫剥削，全家生活十分困难，常常只能以红薯芋头和可以照见人影的稀饭充饥。

张璟琚和邢氏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,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摆脱当牛做马的命运，他们日夜操劳，省吃俭用，想方设法要供儿子读一点书。张云逸7岁时进了本村长发小学学习。

张云逸是家中的长子，苦难的家史，贫困的生活，父母亲的终年劳累，使他很早就懂得为大人分忧，他很小就开始跟随大人参加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。进小学后，他一面读书，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动。在学校里,他学习刻苦,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。家里穷,买不起笔墨纸砚,他就捡来树枝作笔,在地面上练习写字，遇上不懂的问题，他总是要寻根问底，把它弄个水落石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优秀的学习成果,每个学期考试后学校放榜,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

回到家里,放下书包,他就忙个不停,不是挑水煮饭、喂猪，就是去放牛、挑谷子等。

一天中午,天气晴朗,阳光和煦,和往常一样,云逸又放牛去了。他把牛放在村边吃草，自己则坐在树下看书。由于全神贯注，很快他就把一切都忘记了，而牛一边吃一边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突然想起该上学了，这时他才发现牛已经走得很远了，他急忙去把牛找回来，又马上向学校跑去。由于路途远，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时，老师已开始上课了，老师问他为什么迟到，他如实地把原因说了。老师对这位勤劳好学的好学生深表同情，没有对他讲任何责备的话。

考入黄埔陆小

高小毕业后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张云逸无法继续升学，在家里参加生产劳动。云逸的四叔张璟起是一个侨乡邮递员，每年往返于文昌县和越南之间，为华侨带信带物。他认识本乡横山村的赵某，赵的儿子赵士槐是驻广州清军的一名军官。一次，赵士槐回海南岛探家，张璟起为了给侄儿找一个谋生的职业，请求赵士槐把云逸带到广州去。赵士槐见张云逸聪明能干，答应了张起的要求，张璟琚为儿子向张氏宗族借了路费。张云逸到了广州后即在赵家当勤杂工。

少年的张云逸人穷志不穷。在赵家，他虽然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挑水、煮饭、擦窗户、拖地板，样样活都干。但一有空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。

赵士槐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军官，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，受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潮的影响。他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，由于重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，生产发展很快，国家一天天强大

起来，他痛切地感到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落后和黑暗，他对张云逸为人诚实，劳动勤快、勤奋学习的表现十分满意。他不但没有阻挠张云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，而且还给予鼓励。1908年,广州陆军小学招生，赵士槐动员和支持张云逸去报考。

广东陆军学校位于广州市东南面的黄埔，又称黄埔陆军小学这是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，在广东设立的一所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。该校面向全省招生，学制三年，招收对象为广东各高等小学学生及青年军人。由于是公费学校，报考的人很多，一个县就有成千人参加，而录取的人数只占报考人数的千分之几。张云逸利用工作之余，作了短时间的准备，即参加应考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。

陆军小学完全按照清政府军队中的规章制度，来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。学生们每天除了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外，还要上六节课，学习国文、数学、步兵操典、军队内务、陆军礼节等课程。尽管这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，但比起张云逸在家里喝米汤吃杂粮的生活，那就好得多了。

云逸是在完全没有得到家里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，开始他在陆军小学的学习生活的。在学习上，他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心致志，全力以赴，节假日同学都上街去了，他则很少外出，而留在校内坚持学习。他同届学习的同学有 130 人，由于他学习刻苦，每次考试成绩他都遥遥领先，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。在生活上，他艰苦朴素，节省开支，从不乱花一分钱。他把每个月节省下来的生活津贴和他每次获得的奖学金积存起来，还清了他父亲为他到广州向张氏宗祠所借的款项。

同盟会会员

张云逸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孙中山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，于 1905 年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。全国各地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又此起彼伏，在全国反清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推动下，被清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广东陆军小学，也秘密地建立了同盟会组织。

张云逸来自海南岛的农村，苦难的家史和本村贫苦农民在地主豪绅阶级压榨下的悲惨境遇，使他很小就懂得仇恨剥削者和压迫者。到广州后，他目睹帝国主义同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，残害中国人民的一桩桩事实，更激起他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怒。他逐步成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。在陆军小学，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进步书刊，谈论国事，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。

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的《革命军》、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,满怀革命的激情,用通俗的语言,犀利

的笔锋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清政府的走狗本质,号召人民用革命的手段,打倒清政府,建立‘ 中华共和国 ”。张云逸读了这些书后，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。他感觉到这些书完全说到他心里了。他完全赞同邹容等人的革命主张，他对同窗好友郑乃言说：“ 世道这样黑暗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，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,我们参加同盟会去 !’陆军小学同盟会组织经过观察了解，知道张云逸反清态度坚决，同意吸收张云逸为同盟会会员。

一天晚上，张云逸和郑乃言来到一间闪动着烛光的瓦房门前,敲响了房门:“ 啊哈,你的两位得意门生。’开门的是邓仲元。张云逸和郑乃言微微一愣，邓仲元是带高一年级的教官，喜欢开玩笑，天生一副乐天相。看着两人呆呆的样子，周远明的大手热情地伸了过来：“ 欢迎 欢迎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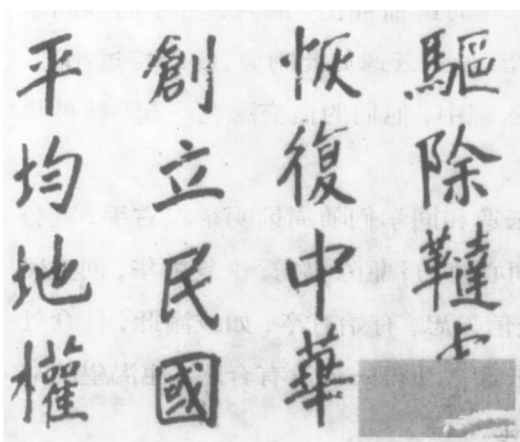
张云逸和郑乃言是周远明班上的优秀学员，尤其是张云逸，不仅学业成绩出类拔萃，而且忧国忧民，和少年时代的周远明有颇多相似之处。因此，周远明对这两位门生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四人坐定,邓仲元笑道：你们今天是来向教官请教问题的吧？ ”

“要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胜之,你说是吧!”郑乃言看了一眼略显拘谨的张云逸,很明显地话中有话。

“是的,当今天下大乱,内忧外患接踵而来,国家出路究竟何在?!”张云逸不由长叹一声,眉峰紧锁。

“朝廷已无希望,你们说怎么办?”周远明嗓音浑厚,讲起话来铿锵有力。



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革命纲领

“与其乞求,不如革命!”张云逸望着周远明说起话来热血沸腾,“周教官,今天我们来,就是为了加入同盟会!”

邓仲明问道:“你们不怕我去向朝廷告密?!”张云逸坚定地说:“怕死就不革命了!”于是,大家相视而笑。

不久,让张云逸终生难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。在广东陆军小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,张云逸、郑乃言和几

位同学或坐或立，专注地倾听周远明演讲。

周远明历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,揭露清廷暴政,演说三民主义,讲述革命共和,介绍海内外革命志士反清斗争的情况。周远明讲毕，便是盟誓入会，为了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，加入同盟会填写志愿书时要歃血为盟。张云逸第一个拿起小刀在手指肚上猛然一划，顿时鲜血涌出，滴入碗中，周围同学开始尚有畏惧情绪，见张云逸如此刚勇，纷纷接过小刀，将自己的鲜血滴入碗中，他们的血交融在一起，精神集中到一起。

紧接着，张云逸和同学们随周远明举起右手，宣誓道“:当天发誓,同心协力,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,平均地权,矢信矢忠,有始有卒,如或渝此,任众处罚!”这一天,张云逸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,他渴望的战斗和血与火的洗礼。

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

1910年2月12日,孙中山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。起义人员在同盟会员倪映典率领下进攻省城广州，血气方刚的张云逸随着数百名新军士兵高呼“愿为革命战死”的口号，攻向讲武堂。面对强敌,张云逸和他的新军战友们,没有退缩,他们在倪映典的率领下,反复与清军争夺有利地形,战斗十分激烈，起义军伤亡数人。



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死难烈士之墓

由于敌众我寡，起义军又孤立无援，经过两天两夜的孤军奋战，倪映典战死，起义遭到了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败，张云逸等人怀着悲恨交加的心情撤离了战场。

1911年4月27日，革命党人在广州又发动了第10次武装起义！

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。是日凌晨，不屈不挠的反清志士们再度揭竿而起，突然向总督府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这支攻击队伍，其实是800名“选锋”中的一部分。由于计划不周，又缺乏坚强而统一的领导，致使起事的时间一改再改，已经赶到羊城的几百名“选锋”又有一些退回香港去了。混乱之间，敌方已然有所察觉了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黄兴，此时也只得率领这支队伍仓促上阵了。

攻击是从下午5时半开始的。起义军敢死队首当其冲，他们臂缠白巾，手执枪械和炸弹，只待訇然一声号炮响过，这些硬汉子便狂吼一声赤膊上阵了。他们挺进成一个箭头形状的梯队，穿过一片硝烟弥漫的广场向前逼进。

冲在前头的是黄兴，张云逸和新军弟兄们紧随其后。

阴森而庞大的总督府，成了封建王朝的一种象征。张云逸就这样，跟着黄兴向反动势力开战了，在舍生忘

死的厮杀中，他手中的大砍刀闪电般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弧光。他跟着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怒吼着，迎着总督府门前黑森森的炮口进逼着。

“轰!”大炮响了。一股黑红的火焰从炮口喷出，铁砂弹片在空中划出一阵骇人的尖啸声，有几个敢死队员应声倒下去，队形乱了一下，又迅速恢复了原状。

黄兴和他的敢死队又是一声狂吼，又是擂鼓般一跺脚，这场面，与其说是一场武力搏斗，不如说是一场殊死的精神较量。张云逸后来说，他当时激奋得浑身颤抖起来，真恨不能一下子跳到黄兴的身边，纵使以身殉国又有何痛哉！

“轰!”总督府门前的大炮又响了。

再度恢复了箭头形状的敢死队已经逼近了，清兵惊惶了，清兵溃乱了，清兵丢弃了炮位，退回总督府的大门。

张云逸的大刀，随着他的大吼划出又一道闪电，又一个顽抗的清兵头颅滚下来。他，本不是‘选锋’中的敢死队员，却硬是跟着这支敢死队冲上去了。

喊杀声大作。

随着一阵鬼哭狼嚎，总督府大墙轰然倒塌了。

张云逸不是敢死队员，然而他紧跟着敢死队冲上去

了。被炮火轰倒的大墙，压住了与他格斗的清兵。这个清兵趴在他身上，嘴里喷出一股发腥的鲜血，接着浑身抽搐了一阵就不动了。

敢死队杀入总督府深处之后，有人扒开残砖碎瓦拖开已经死去的清兵，将快要窒息的张云逸救出来。这场大厮杀还没有结束，救他的战友便又匆匆赶上前去了。留下他，跟刚才被甩在旁边的这个清兵躺在一起，他缓过气来睁开眼，才发现这个清兵不过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孩子。此刻，这个大孩子的双眼还睁着，已经凝固了惊恐的神色和求生的渴望。张云逸心里有点诧异，这小子怎么这样嫩呀,刀没砍上炮没炸着,就让大墙这么轻轻一拍——完了。瞧他的土布内衣，瞧他的补丁摞补丁的长袜子，都证明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子弟啊。



起义领导人黄兴

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，禁不住泛着苦味从他的心底涌上来。他坐在地上大喘几口气，又悲怜地从头到脚打量一下这个孩子兵的尸体，看着那张沾满鲜血和泥污的瘦脸，他难受得直想呕吐。

杀声又起，他急忙拣起身边的大砍刀，跳起身奔向前去……

激战间歇，他也不知为什么竟回到那个孩子兵尸体旁，并且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撕下一块衣襟，将这张稚气犹存的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了。几个新军弟兄站在不远处，十分惊讶地瞧着他的举动。

哦，这就是张云逸！

“穷苦人总是统治者的殉葬品。”张云逸从此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他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热辣辣地发痛，一种压抑不住的仇恨猛地升腾起来。

起义军冲进总督衙门，却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官员。这时候，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水师行台，当张云逸提着大砍刀四处搜寻他的时候，他正和水师提督李准在一起部署军队，来围攻起义的队伍。

总督府被大火烧成了废墟。但是，起义军却陷入了困境，不久，激烈的巷战就开始了。

此时，这支起义的队伍已经成了哀兵疲旅，被越来

越多的敌军团团围困住了。黄兴的敢死队员所剩无几，大多数都战死了，终于，他们被逼到一个狭小的街道口，再也没有退路了。

浑身是血的张云逸环顾四周，不见一个援兵的影子。

他哪里知道，陈炯明、姚雨平等人率领的几支“选锋”，其实就在不远处袖手旁观。而赵声部下的150人，其中大多数还在香港，他们要救助黄兴也来不及了，这就是组织不力、人心不齐造成的恶果。

眼睁睁看着敌人蜂拥而至，黄兴只好将他手下的人马分为三路，力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起义的队伍会合。

下了命令，黄兴便擎刀大吼一声：“拼了！”

一阵混战之后，张云逸被逼入一条小巷，前后都被清兵堵住了，一个清兵大叫着：“你跑不了啦！”

谁陷入这种首尾不能相顾的地步，都不能不心慌。张云逸急中生智，躲到墙边的一棵大树后面，利用这棵树来抵抗身后杀来的敌人。这时，眼前的敌人猛地扎来一枪，他急忙一闪身躲开，枪尖一下子扎进大树里。趁着敌人拔枪的时机，他一步跳过去手起刀落，那家伙连叫一声也来不及就倒下去了。这个动作太快了，快得简

直让人难以想像。他竟然在砍倒眼前这一个之后，还能来得及对付另一个的袭击。转瞬间，他身后的枪尖已经带着风声扎过来，而他就在这一刹那间闪身甩手，一刀磕飞了那杆枪，紧接着他又就地打了一个急旋子，一下子踢倒了这个敌人，赶上一步又是一刀，砍在那只扬起来的臂膀上。那清兵疼得“嗷——”一声惨叫，便滚到一边去了。



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

小巷口，又有几个清兵咋咋呼呼地杀过来。这棵大树，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帮了张云逸的忙。眼见得进退无路，他随即“噌噌噌”几下子爬上树，再越上高墙，纵身跳入一家宅院,又遁入一个小门。跑进又一个曲折的小巷时,他回头向身后看了看,一个追兵也没有了。

在这场浴血厮杀中，张云逸是下定了舍身成仁的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